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3

1965

3)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双 月 刊

• 内 部 发 行 •

3

1965

重慶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

(双月刊)

1965年第3期(总第19期)

1965年5月20日出版

内部发行

每册定价: 0.60元

编辑者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
(北京建国门内)

出版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印刷者

北京印刷厂
新华书店

目 录

关于俄罗斯联邦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

蕭洛霍夫的开幕詞[苏联]蕭洛霍夫 (1)

苏联文学与新人的培养 (选譯)[苏联]索波列夫 (5)

关于詩歌的思考[苏联]納罗夫恰托夫 (48)

伟大的时代要有伟大的文学[苏联]米哈依洛夫 (54)

我国現代詩歌中的人道主义[羅馬尼亚]依瓦希庫 (77)

幸福和日常生活 (续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克萊因 (102)

費歇尔和关于馬克思主义美学的辯論[法国]加罗第 (114)

——为艾倫斯特·費歇尔六十五周年誕辰而作

反对解釋[美国]森太格 (124)

处于两个苏維埃季节中的作家[美国]維列克 (139)

补 白：萊比錫举行蕭洛霍夫学术會議 (47) 苏联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一
九六五年的計劃 (53)

蕭洛霍夫的開幕詞

〔苏联〕M. 蕭洛霍夫

同志們！

我被托咐一項十分光榮而重要的任務——為俄羅斯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致開幕詞。

我是懷著興奮、甚至某些激動的心情來講話的，因為我知道，聚集了偉大的俄羅斯文學以及在俄國廣闊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其他許多卓越的文學代表的這個大廳，今天吸引著我們國內外千百萬人的注意。

我堅信，世界輿論，特別是報刊，是不會對我們代表大會的工作沒有反應的。當然，我們必須考慮到不僅那些為我們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興和為我們的痛苦而痛苦的朋友們會有所反應，而且敵人也可能一定想對我們的工作評論一番。我指的是那些甚至不吃飯也要談論我們的事情的先生們。

好吧，不要管他們啦，不要管我們的這些國外評論家啦。我們有許多許多自己的事情要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坦率而實事求是地進行討論，以便使我國人民和千千萬萬的讀者不致感到奇怪，為什麼作家們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寫字台，而在我國會議本來就已經頗多的時候去從事他們分外的工作——舉行會議

呢？

人民的意見，是我們作家在世界上应当最珍視的東西。因為，除了人民的信任和他們承認你為人民、為黨、為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和才能，還有什麼能夠證明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和工作是有意義的呢？

我認為，恰恰是在這裡應該尋找解決創作知識界在我國社會生活中的問題的鑰匙，當然，如果這樣的問題的確存在的話……。老實說，我們有時過份夸大這個問題了。當然，當人們愛護你，幫助你，給你讲好話的時候，是很愉快的，但是，難道我們每個被黨和人民培育和撫養起來的知識分子，就沒有義務同樣地懷着深切的爱和兒子般的關懷去對待我們大家——我們人民、我們黨、我們親愛的蘇維埃政權在極其艱難的、半世紀的鬥爭中所獲得的一切嗎？

假如有人問我個人的意見，那我就說，在我國，知識分子問題解決的辦法是相當簡單的，要成為列寧的黨的忠實戰士，不管你是共產黨員還是非黨員，要把自己的一切力量，把自己整個的心獻給人民，同人民一起生活，與人民同甘共苦，這就是全部的“問題”！

我和你們一起將在（莫斯科）這裡逗留幾天，而且不是普普通通地度過，要工作，要緊張地工作。為了使這些日子過得能夠給我們的共同事業，給蘇聯文學帶來最大的好處，讓我們事先約定，我們友好地工作，應該象同一個團的戰友，有着同一個目標，同一種事情，我們應該拋棄一切小的委屈和誤解。讓我們把使我們聯合起來的東西——關心偉大的蘇維埃文學取得新的成就——放在第一位。這是黨對我們的期望，全體人民對我們的期望。

我想，你們將會正確地理解我的話，我不是號召寬恕一切和大家接吻。友情是友情，但是在我們的文學領域中，在我們的意識形態領域中，有這樣一些原則，背離了它們，就連最親密的朋友也不能饒恕。只有當我們相互不掩蓋缺點，學會如实地認識事物，我們的團結才能鞏固。假如我們這裡還有什麼阻礙正常工作，阻礙文學正常發展的地方，那就讓我們无情地把它揭發出來。在我們中間，如果仍然有人在意識形態的鬥爭中常常不惜耍弄自由主義，採取先下手為強的办法，那麼，我們就當面對他們講一講我們的想法。

我和你們肩上的責任太大了，托咐給我們的事業太珍貴了，所以，我們不能迴避黨的坦率的討論。

當然，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迫切的問題，每個發言的人一定都想談談這些問題，談談文學組織內自己同志們的事情。但是，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請允許我特別強調這一點，在自己面前要永遠看到主要的方向，我們的主要題材——文學和人民的生活，文學和共產主義建設。假如我和你們能夠堅持這種高調，那就有了歌曲，我們的代表大會就不是一般性的例行的文學活動，而是認真地考慮生活、考慮我們的藝術的人們一個崇高而有成效的集會。

在國外，人們——有些人是居心叵測地想了解，有些人則是誠心誠意地了解——經常要我們闡釋，也就是說，通俗地解釋一下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不想打破我們理論家的飯碗，我也同任何實踐家一樣不太擅於科學地措詞。但我通常是這樣回答這些問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是生活真實的藝術，是由藝術家從列寧主義的党性立場出發理解和思考的真實的藝術。假如再簡單一些說，我認為，積極幫助人們建設新世

界的艺术，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

凡是想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怎么回事的人，都应该集中地研究一下苏联文学建立近半世纪以来的丰富经验。苏联文学的历史就是体现在活生生的英雄形象和可以看见的人民斗争场面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今天，当我们共同考虑艺术未来的时候，让苏联文学及其先头部队之一的俄罗斯文学在半世纪中所经历的伟大路程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吧。我们有巨大的财富。我们是有东西可以自豪的，是有东西可以对付大喊大叫，但又是徒劳无益的抽象主义的。尽管我们看到，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才不致辜负人民的信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但我们绝不应忘记，我们的文学为人类精神宝库作出了多少贡献，苏联文学在全世界的声望有多么大和多么不可争辩。

亲爱的同志们！俄罗斯联邦作家是最先在国内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可以说，这是各共和国代表大会中的先驱。有原则性地、认真地和严格地谈论文学，这对我们俄罗斯人是很好的事。我想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请允许我怀着这个希望宣布俄罗斯联邦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

平华文

译者按 本文原载一九六五年三月四日苏联《文学报》。

苏联文学与新人的培养

〔苏联〕Л. 索波列夫

四

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的成立，正是在我国文学开始掌握人民思想中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的时期。造成这些变化的，是全国人民长期以来的英雄业绩——先是军事方面的，然后是劳动方面的。苏联人民，仿佛由于深信自己力量的强大，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进行了愈来愈严格的检查。给予这一过程以强有力的推动的，是宣布恢复列宁生活准则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在这些年代里，由于战胜法西斯而在我们地球上造成的无可更改的变化愈来愈有力地显示出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广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亚非各国人民粉碎殖民主义枷锁的如火如荼的运动、原子问题和冷战的加强。所有这些就决定了两种体系的思想意识的斗争大大加剧了，并且相应地反映到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上来。

我们的协会刚刚成立几个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就批准了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物质基础的七年计划。文学

界还没有把握住这一情况，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又批准了带有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规范的新党纲。与此同时，科学思想也在我国各个生活领域里取得了胜利的进展。第一批宇宙飞船飞进了星空。巨大的电力中心开始供电，百倍地实现了列宁的理想。化学业高奏着凯歌成长起来，像变魔术一样为农业、工业和家庭日常生活创造了大量的美妙非凡的化学合成品。这些强大的因素，像美妙的交响乐中的小节那样不断增强着，使苏联人的心理面貌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对个人迷信的揭露，唤醒了人们的个人自尊心；一种有益的自觉产生出来了，人们认识到了自己对共同事业的价值，每个人都重新明确了在整个集体的巨人般的前进运动中个人努力的意义。

看吧，在我们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就发生了这样一些非常事件。

文学是当代人思想情感的表达者，它能够无视人民思想意识中这许多真正历史性的变化吗？当然不能。所有这些都充分地反映到了并且继续反映在文学的演变过程中。

明确这一过程中的主要现象，分析这些十分复杂的思想的、艺术的探索，考察诗歌、散文和戏剧中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突然爆发出来的质的变化——这是文艺理论界的事。分析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演变过程还在继续，现在能够谈谈的，只是这一过程中一些主要的现象。

其中最重要的是：现代人开始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俄罗斯联邦的文学中了。

带着不同的履历和不同的生活经验，从青年到老年，现代人从不同的职业进到作品里，带来了一批从前无人知道的作者，其中主要是青年作家。现代人的文学化身也是彼此不同的。有的

像双生子一样，相似得令人可悲，有的却显出了稀有的新颖特色。有的大胆地突破了陈规，有的却貌似新颖地机械抄袭着旧日作品中早已为人熟识的劳动业绩。有的谈出了正确反映现实生活变化实质的思想和见解，有的却拿一些华而不实的发现让读者受罪。但是尽管在彼此之间有这样多的差异，这些新的文学人物却显出了一个共同的新颖品质——探索。

是的，探索、探求，有时干脆是实验——这就是这些年文学的特点。这里主要的动力，是作家有真诚的、老实的、热切的理解和诉说的愿望。要亲自理解这迅速变化的生活的特点，要捉住它们的主要实质，捉住那个像中心思想一样贯穿着瞬息万变的事件并且把它们统一在时代特色中的“常数”，即某种不变的数值。而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还要把它诉说给同样起了重大变化的、已经不愿意接受那种内容肤浅、无所探求、无所阐述的作品的读者。

读者和作家的这种两相协调的愿望，最清楚地表达了由于恢复苏维埃社会的列宁生活准则而涌现出来的我们时代的新的精神。文学仿佛定下了这样一个目标，要在表现重大题材，把握无限广大的集体的同时，深入人的内心生活，观察他的微观世界。

对于新的题材、新的冲突、新的性格的艺术的哲学的探求，也决定了形式方面的种种探索。所有这些又造成了各种意见的冲突，有时甚至达到激烈争吵的地步。当我们站在这个崇高的讲坛上考查这些远非平静的年代的事件时，我们必须把文学笔战中的火气稍稍冷却一下，尽量冷静地分析一下这个急风骤雨的时代究竟给俄罗斯文学带来了什么，不论是思想成长方面的，还是形式提高方面的。

我們可以舉出幾種具有重要意義的、也是這些年的文學一貫在進行藝術處理的重大題材。那就是：當代青年在生活上的成長；人民在實現建立共產主義物質基礎的七年計劃中的勞動業績；集體化的農村走向共產主義的複雜道路；偉大衛國戰爭中沒有寫透的艱難困苦。這些題材互相滲透，互相影響，有時匯集在一部作品中，有時又為其他一些局部的題材所豐富。但是不難發現，它們全都含有某種共同的特征，而這一特征的出現，則是由於一件歷史轉折性的大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正是在這次大會上，多年的個人迷信悲劇的殘酷真相才第一次大白於蘇聯人民。藝術家已經不能在處理某一衝突，塑造文學形象，或是評價自己的人物的行為時，不去檢查這一現象對它們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了。雖然對於這一現象的哲理性的認識有深淺之別，但是幾乎所有的作者全都這樣或那樣地觸及了這一現象——在描寫過去的作品中，找出它的直接的影響，在描寫現代的作品中，找出它的殘余的影響。

在處理前面所說的那些題材時，一個普遍的共同特征是：作者全都堅持要攻入他們所創造的人物的內心世界。這裡似乎反映出一种遲遲發作的、由來已久的、對於已往年代的簡單化和公式化作風的不滿情緒，因為在過去那些年代的文學中，是提倡和鼓勵人物的非個性化的，只有一個人物除外。但是現在，人物是從現實生活的深處涌進文學中來的，他們裹在更加有血有肉的形象材料里，變得比過去的人物生動多了。對藝術最為寶貴的热血在他們心頭沸騰着。他們開始習慣於在讀者面前思考問題，從而引起讀者的思考，而這是他們不久以前的許多前輩所做不到的事。他們已經習慣於互相爭論，捍衛自己個人的信念，而不是去捍衛鐵打的作者构思公式、嚴格限定的甘苦份量的配方

所預先加給他們的那些信念了。不过，与此同时，在跟自己的那些所謂“个人迷信前的”近亲们进行論辯的热狂中，他們也时常出現打滑現象，大家知道，雪橇在急轉弯的时候如果打滑了，那是会把乘客甩出去的。

文学形式也有了相应的改变：有时是把已有的形式加以提高，有时是不无同样打滑現象地进行新的創造，有时則去惊动那些久已长眠在地下的古人。

在我們协会展开活动的初期，我們曾经对于不重視短篇小说这种灵活有效的形式提出过意見。这几年，短篇小说似乎尋常地发展起来了，而且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短篇小说形式——从我們一向习惯的詳細的叙事小說，直到类似閃光灯下拍照的簡短的故事，譬如不久前发表的青年作家魯道尔夫·列班的两个給人深刻印象的短篇小说《电报》和《早餐》，就属于这一种。

长篇小说这种久经考验的大型小說形式也继续有所提高，《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二部和費定的几部新作就可以作为明证。

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現了一种很有意思而且十分有前途的混合样式——它把这两种似乎彼此矛盾的散文样式混合起来。这就是由短篇故事組成的长篇。阿列克謝耶夫的《面包是名詞》和克魯季林的《里帕吉》，证明这种沿着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短篇故事的阶梯而逐步发展的长篇小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看来，这种形式肯定会大有前途，因为它有不同凡响的容量，而且结构自由，减少了实现构思的困难。

特写获得了十分美好的蓬勃的发展。它曾经由于所謂的“有效性”而变成艺术散文的弃儿，然而在这些充滿巨大变化的重要年代里，它却由艺术散文的弃儿，由那种干巴巴的、毫无表情的

統計員和記錄員，成長為見多識廣、通曉人生、活潑而智慧的交談者了，听着這樣的交談者講話是既有趣又有益的。有時，它還把短篇小說所不敢從生活中汲取的事物，或是中篇小說還來不及消化的事物，勇敢地担在自己的肩上。無怪乎讀者是這樣如飢如渴地爭着閱讀奧維奇金、扎克魯特金、汶尼欽柯、拉多夫、尼古拉·貝科夫、達吉雅娜·泰斯和列奧尼德·伊凡諾夫等人的特寫了。他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活知識的範圍之內找到了人人需要知道的事物，並且把這種事物慷慨地獻給了人們。細心的研究者無疑會發現這種類型的特寫對於藝術散文起了不少良好的影響；這並不是由於它的文獻性，不是的，這是由於它有一種美妙的能力——能夠正確分析活的現實，能夠異常巧妙地正確選擇它所描寫的實事。

這些年來，旅行記的体裁成了一種全新的形式。H. H. 米哈依洛夫的作品《我的俄國》、《日本人》和《美國人》就可以作為優秀的範例。這幾部作品收集了大量的增加讀者見識的材料，而且由於作者的才能，材料變得十分生動。M. 沙吉娘、Г. 庫勃里茨基、H. 拉維奇、B. 彼斯柯夫的作品也是極好的。這些作品可以說是應讀者之要求而產生，蘇聯讀者一方面極想知道外界的、外國的、別的民族的許多事情，一方面又以主人翁的態度努力想知道自己本國的一切，因為在我們國家里奇跡出現得太快了，人們往往都來不及了解。

尼古拉·霍赫洛夫就是這樣一個作家，他通過一系列鮮明的特寫，表現了現代的非洲，表現了人民起義鬥爭洶湧澎湃的剛果。

請允許我以大會的名義向帝國主義的傀儡沖伯的非法行動表示堅決抗議。

释放尼古拉·霍赫洛夫！

仿佛由于想把观察到的东西尽快表达出来，这几年开始流行一种有如不太长的长篇或简短的中篇的紧凑的散文形式。这一现象是可以欢迎的，因为常言说，简短是才能的姊妹。然而遗憾的是，精辟的散文的宝贵品质——《塔曼》或《黑桃皇后》的真正的简练——往往被偷换成另外一些东西，如叙事断断续续，为求简练而牺牲情节发展，甚至公开卖弄近似不尊重读者的无视形式的作风。青年散文家们严重地滥用着这一形式，虽然它只能破坏他们的尚未稳定的文笔。

往往带有自传性因素的(直到日记体的)抒情小说体裁同样确定下来了；这种自传性有时是真的，有时是作为文学手法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或许是由于作者想用第一人称的可信的叙事语气使自己的人物“人化”，因为这样的语气往往能强烈地打动读者。这个手法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它需要极高的准确和技巧。要知道，负责叙述事件和思想的那个人物(在极大多数这一类的小说里，他都仅仅是初涉人生的年轻人)，并不一定能够具有作者所能拥有的那种哲学深度。某些第一人称的作品患着惊人的幼稚病(即在成年人的意识中莫名其妙地保留着儿童的稚气)，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吗？普希金在格利尼约夫身上做到的事情，莱蒙托夫在毕乔林身上做到的事情，或者萧洛霍夫在索科洛夫身上做到的事情，——并不是青年散文家们永远能够做到的。然而，由于某些作家文运亨通，取得了可说是过早的名望，苏联散文界就迷上了这一手法。有一期《青年列宁格勒》发表的十个短篇小说中，就有九个是采用第一人称的。而且，有一位作者还这样说：“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大家都这样写嘛。”

这一手法的变种，是它的进一步的“核子分裂”。出现了这样

一些小說，頭一章由拉麗莎出面跟讀者談話，第二章改由埃迪克出面，第三章又換成某個腦筋發霉的巴霍姆爷爷，第四章則由作者本人出面解釋一件件事情的關係，第五章又換成拉麗莎和埃迪克去年去往療養地時所乘的那節車廂的列車員，然後又由作者出場——如此等等，一直到這部小說投到刊物上為止。反之，也有一些作品正是這一文體的反面，在這些作品里，作者直接干預事件的发展，毫無禮貌地打斷人物的談話，或者就長時間地停止事件的发展，以便用權威的口吻解釋它的真正含意。

語言也遭到了危險的篡改。一個嚴重的危險是，語言顯著地無差別化了，作者和人物的創造性的個人特點，全都消失在某種象柏油馬路一樣整齊劃一、毫無個性的所謂“城市語言”、“青年語言”或“農莊語言”之中。而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又不顧我國語言的歷史特點，把語言弄得上氣不接下氣，硬說這是時代節奏的表達。他們把支離破碎、無視句法、仿佛大有深意的半吞半吐的語句強加給我國語言，好像在那些沒有說出的後半句話中含有什么深刻的潛意。這特別表現在那些抄襲西方作品的對話中，然而曾有一度，這種樣子的對話卻泛濫在許多長篇、中篇和短篇之中，而且還有一套備查的書目：“海明威體作品”。

同行語（也就是一種在用語上與一般語言不同並且具有大量外人不能理解的詞彙的語言）也以不適當的危險的數量侵入了這些年的文學。人們拿它來冒充據說已經穩定下來的、年輕人的新的語彙。這裡的危險在於，根據文學感染力的不可動搖的規律，這種局部的——或許也是在某個地方觀察來的——現象，會逐漸取得普遍現象的意義，從而以典型化的全部威力對讀者發生影響。結果就變成這樣，一小群年輕人的俚語，跟先進小說中“小伙子”的語彙混合在一起，在文學的協助之下，從舞台、銀

幕以及某些青年杂志的篇頁上，长期地、不懈地、頑強地灌輸到青年人的語言中。文学播种者之手，却把精神“新貴”和粗俗黑話的杂交籽种，播散在年轻人轻信的心田里。这是怎么搞的呢？人民的語言是人民的理智和心灵的崇高品质的最忠实、最全面的表达工具，文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捍卫人民的語言——我們怎么能对这一点不給以应有的重視呢？然而在前面所說的那种情况下，最初仿佛无伤大雅的文学游戏，却給俄罗斯語言的純洁和青年一代詞彙的丰富带来了不小的損害，而这样一来，它所起到的作用，恐怕就和俄罗斯文学的高尙作用大不相同了。

散文的这些新的品质目前还处在发展阶段，它們对俄罗斯文学今后的发展会起到何种程度的影响，目前还很难預卜。我們曾经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各种体裁里的各种革新如何归于自我消灭，仿佛作者在制定了自己的方法以后，自己也看出它是沒有前途的。因此，宣布某某新形式是創作的頂峰，让批評界和出版界一律給它打开綠灯，像我們这些年来，由于祖国文学之不幸，确实有过的那样，——这就未免操之过急，失于計較了。所幸的是，文学过程的合乎規律的发展，会自动把錯誤的假的革新从真正的革新中剔除出去，就像一个有机体会自动克服由于发育过快而带来的疾病一样。

在这些急风驟雨的年代里，人們可能会觉得俄罗斯大型散文的传统的、史詩的性质，連同它那从容不迫的叙事笔調，具有內在邏輯的事件发展，以及它那精确而形象的語言，它所有机具有的极为深刻的潜台詞，它通过恰当挑选的細节塑造宏伟形象的高超的細节艺术，——全都在逐漸形成的时代风格的进攻下开始动摇和退却了。不，並沒有出現这种事，而且也不可能出現这种事。